

欽定宋史

卷四百四十七之四百五十六

文

文

文

文

文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一

霍安國 李涓 李邈劉翊 徐揆 陳邁 趙不試 趙合晟

唐 重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祕閣為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濠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諶子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

康殿學士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列傳

一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卽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謙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恩，涓者爲亡卒，誣已。適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卽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條，鞠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

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營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秦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修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尙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論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

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輪且問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爲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貢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尙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搃其口猶吮血嘆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諡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眾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眾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條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

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政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曾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蓮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敗蠻獠地建平從允三州蓮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薨攝封駁力沮止之邁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閩閩者執政

以違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  
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遣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違捕繫  
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黥勔人進違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違違言臘始起青溪衆不  
及于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  
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  
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違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  
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惟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  
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使牟騷動不知藝極積  
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摭官吏姦贓尙仍舊習者  
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勳糾市民造金茶器減  
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勳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爲痛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  
費輟役違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屆綱卒悉集治所先是嘗閉屆羣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  
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



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遵賢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遵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遵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遵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遵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遵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遵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遵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諫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粹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遵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石呂頤浩張愨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旣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

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啟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晟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碑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闖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晟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晟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晟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符鑿箭浮江告急令晟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滕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以徵賞凡蜀東西夔峽

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尙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卽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倡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遣致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廊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銳於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旣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

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嶺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互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備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

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襲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瓚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裔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情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

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崞澗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邦會大軍失利崞澗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尙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郎延兵戰死永樂迪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

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眾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旣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眾亮語眾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尙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眾潰迪率其徒行狗于眾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子昌謬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

其功檄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刦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唯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孳之子當是時



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没人泗河召民之  
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鑿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  
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晝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  
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芟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侍寢鑿鑿仗空敵  
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楊餓傷夷之餘哀折槩斷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砲機篋  
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  
位石斌繫帛書飛箭上陰約婁宿啟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衆  
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  
不見巖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  
說徽言盍具冠靴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汙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  
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  
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  
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觀其懼伏  
徽言披袒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尙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  
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纔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  
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巨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  
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  
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  
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  
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罔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罔  
宣和末知朔靈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  
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  
冒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寢不可長士論寤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  
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

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行在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閩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楊邦父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會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父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有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父飲之卮酒使白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爲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夔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礪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瓊擁兵弗救淬被擒瓊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稅以戶部尙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旣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父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父許以舊官邦父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立

邦父于庭邦父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并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尙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父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父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父邦父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卽其地賜廟褻忠諡忠襄官四子邦父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驟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寶娼館也邦父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父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父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父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褻錄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憲

弟悟

劉汲

鄭驥

呂由誠

郭永

韓

浩

朱應傑王允功王薦周中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朱炎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憲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琴八為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憲獨不往為隣人糾察逮捕見琴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琴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憲弟朝散郎忌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忖子密兄子唐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密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

張得蘇顧見密亦蘇尙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志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家刃  
剔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鄆陵縣奉行神  
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輔運使趙霽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  
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  
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  
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  
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  
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鄧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  
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  
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  
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

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拑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卽自至鼎軍中磨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諡忠介

鄭驥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貧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

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守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  
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驥爲蓋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  
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喚厮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  
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  
貫意欲絕之驥謂貫欺君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驥按格爲常  
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驥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  
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  
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  
報金將襲宿犯同州及韓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  
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驥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詔賜廟愍節驥在熙河嘗撫熙  
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  
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氈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



酒稅臨事精敏者更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眾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種諤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惟由誠所部分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溫緜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夔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羣盜所在蠱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圯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眾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眾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願與令佳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彛于江陰知令

佳與由誠同死被襲典乃懇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  
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謬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  
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尤亟永  
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追縣  
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而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  
長遊蠹不歸莫敢淫永械致之府府爲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  
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爲  
自有令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  
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  
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  
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  
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

由州兵才楚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承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承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承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承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承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儼齷小人會范瓊齊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承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水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判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承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承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承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承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承承正

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陷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磨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爲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慙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鋤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閤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郡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爲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巖初名孝忠盩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矚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譟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戍殺澗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澗道隘難以衆進

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蜀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爲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蜀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大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靈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廊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自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

求衆數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以三百必拔首任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繼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噉天下而取汁曰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問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唱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疆弩一發斃之設鈎索日鈎取金人春斫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旣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閩州乾道八年易諡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巖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潤猝遇金人衆愕貽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鬪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

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賣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叉者衆疆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叉官夜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適肝罵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嶺澗間彥仙保三營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賊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群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侑先去州教授鄭襄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



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磨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鐵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遺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旣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

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援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百名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宵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摔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賊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齋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

二平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諡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讎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彗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彗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彗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尙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尙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彗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

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斮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

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

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

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

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

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拔一夕數千人屬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  
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厲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  
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 吳安國附 林冲之 子郁從子震靈附

滕茂實

魏行可 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勳附

趙世燾 易青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震仲 史次泰郭靖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 賈子坤劉銳蹇彝何充

許彪孫 張桂金文德曹顏胡世全龐彥海江彥清

陳隆之 史季儉附 王翊 李誠之 秦鉅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志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為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謁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讐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窵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從子震霆郁字夔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稟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勅令所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怒亦廢放以死甯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卽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

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茂實兄緇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懇于朝遂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換

官亦卒于北焉

闕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勣見粘罕數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梃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戍旣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袞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若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

略持黃牒來招安書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灰之書死罵不絕口書無妻子事聞  
特贈保義郎閣門祇候官爲薦祭焉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汀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  
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  
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  
不縱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  
時始小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莖言邵武民卽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  
額從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褒謀  
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  
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  
之不從節解之賊旣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  
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若兵也紹興二年若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點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闢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巨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閬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卽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一子表其里曰義榮吳嶺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謚名其廟旌忠諫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速次秦避延區避僞知大安軍郭鼎飛避之行乃以石屏  
油塗兩目未生附子傳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次秦爲曦所招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  
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遣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任至合州太守有郭靖  
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  
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  
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  
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  
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鄧  
損爲制置使卽求去朝廷以稼質閩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  
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爲總  
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損案中裝市粟以食  
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二年元兵至武階

損棄河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剗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州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特窺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麻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璽代之以稼久

勞請改界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彥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置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

卽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  
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  
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方  
請稼少避稼不爲動城旣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團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  
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  
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斯  
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  
二年進士授緜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  
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真檄管忠義領所  
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遺左軍統制  
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  
使檄揮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



進軍後遂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閬道過巖嶂山至青蒿塢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曾珍爲陳隆之所斬珍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蘭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閬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彥呐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

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闕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會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

創令諸軍舉燧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圍擊敵後隊致勇軍總  
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  
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  
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眾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濫深沒足宜俟少霽  
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  
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絛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  
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  
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  
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號忠諡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婿迪功郎萬特贈  
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潛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  
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  
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爲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

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卽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諡襄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詞江淮

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授祕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爲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汝彞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斃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勿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彛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彛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承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祕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爲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叩棘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爲趙氏死不憾帥設齋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卽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

辨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卽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遣以酒茗羊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髡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卽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遵爲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卽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旣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巖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

英陽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微曾隆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諡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里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敢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燧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叩守趙晨親率稚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彞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彞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大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啟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啟貌欲活之

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敗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孀皆立廟賜諡餘哀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閩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會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十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滄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蘄兵



置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讓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灃從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祕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灃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

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  
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  
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陷守臣  
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 順

張貴

范天順

牛 富

邊居誼

陳 炤

王安節

尹 玉

李 蕙

尹 穀

楊靈

趙卯發

唐 震

趙與釋

趙孟錦 方洪

趙 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隄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

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諡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旣抵襄陽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紐破圍冒進衆

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蜀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土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憂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亓人制置司遊擊若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諡忠烈賜

廟建康裨將王福見宮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磨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卽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竊改知胸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嘗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嘗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嘗執安撫賊之泰

等遂迎嘗以入嘗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爲之嘗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嘗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嘗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嘗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

嘗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卽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閣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召降亦不下丞相怒磨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

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惟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背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廩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垌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



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芻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救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闕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阜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白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旣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文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屬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

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猶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衝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楨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治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卽之温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

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詣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肩戶朝服拜已先取厯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隣家棊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

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卽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卽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靈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開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靈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靈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靈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瀘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視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視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

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  
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  
悉遺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  
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  
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  
右以死對卽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官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  
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六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旣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  
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後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  
賢咸涖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  
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  
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  
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

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掾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竄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贖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樸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堯節居中秉樞與樸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樸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樸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舉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樺洪率衆巷戰兵敗被執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與樺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澹 徐道隆

姜才

馬瑩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劉鼎孫附

徐應鑣

陳文龍 姪瓚

鄧得遇

張 珏 趙立附

趙良澹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澹少學於其鄉先主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為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澹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為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為屏翰遂除良澹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澹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蠶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澹曰民豈樂為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

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  
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勸人人皆倒囷以應  
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  
人梟首市中兵戢稍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  
隆旣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菱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  
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  
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師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  
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  
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縋  
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  
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尙書道隆與賓客千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傅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  
事遂爲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旣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

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阜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瀆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槩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閭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諡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驕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嘗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礮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譴曰步師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進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

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掃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濫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朮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朮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朮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謾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朮怒高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統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

馬堅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堅與其兄莖特顯咸淳中堅知欽州徙知邕地接  
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堅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關安南  
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閣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  
入朝已而宋亡堅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堅發所  
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巖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  
夾攻堅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  
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牐攻東門破其外城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  
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豈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  
城降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  
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遣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  
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嚮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  
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鵬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鵬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成祀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

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類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權牛李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是爲主拜

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  
十月元帥峻都將兵來援衆遂解去旣而峻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甫中  
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碭州至元十四年正月  
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  
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碭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  
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淺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  
舟帥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  
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木砦爲死守計人皆危  
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卽嘔泄兵大困世傑  
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  
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  
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  
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



師勇贊之入揚州圍再舉似道然之時姚嘗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嘗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渾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實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鷗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鬪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闕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

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殞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掠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

人皆從行應鏞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鏞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鏞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鏞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鏞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鏞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墓之方家峪私諡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闕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稿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

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閩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旣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榦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榦入招撫之榦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貢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輔軍特長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帥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輿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旣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瀉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應代閩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魁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勳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

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再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驢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珏不可曰蕪菁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驢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驢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咎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授絕糧盡珏屢以死士問

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珪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舟六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珪入重慶爲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珪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珪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珪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壩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珪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珪不從十二月邕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珪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珪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鮮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珪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珪降不

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月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廷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一

忠義七

高敏張吉 景思忠弟思立 王奇 蔣興祖 郭濬采友 恭附 吳革

李翼阮駿 趙士隆士醫士真士道士跋陳自仁叔 叔憑訓之韋之壘之劉玠 陳淬 黃友

郝仲連 劉惟輔高子孺 韓青附 牛皓高萬任安秦 元薛珙張亨 魏彥明 劉士英王翼

翟興弟進 朱躡朱良方 允武 龔楫蔣子春 李亘孫安 道 凌唐佐

楊粹中 疆康傑 李伸 郭僕郭贊王逆 吳從龍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黃介 孫益顧緒 顧珣 王仙 曹琦 吳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爲閤門祇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蕃部事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銀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

善用人戰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彊以漢法復圭乃止羌人聲言將出鄜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聲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若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錄其三子爲侍禁殿直

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怒害之詔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景思忠字進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閤門使秦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涪并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乘險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劍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察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渭州治平砦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羌香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羌力戰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韶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賜繡旗朱甲又

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會命其弟思誼爲秦州判官以便養青宜結鬼章舉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將賄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爲先鋒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衆二萬分三砦以抗官軍戰數十合羌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靈李元凱沒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衆將多傷議曰日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殿後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已鬪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夫人仍賜金帛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具潰興祖

躬救護露宿其上彌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慄死詔贈朝散大夫

郭濟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濟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濟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步兵扞金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帥旣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郎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勳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譚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

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宋言已入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將使洩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車駕幸金營革以爲墮其計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會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說一則天子還內二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傳乞留之不得乃與傳謀於啟聖僧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惇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曾粘罕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闔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旣長遊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歎曰昔賢有不願

爲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  
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御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  
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  
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  
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旣復  
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中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  
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  
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入  
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爲僞安撫使士隆怒罵曰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  
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遂仰藥而卒年五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  
夫官其孫二人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恣不忿不慝不隱是役也不恣不慝不隱死焉又宗子  
有士醫士眞士迺皆以死事聞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朮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權知陽信軍寇劉滿至士真拒之兵潰滿執之去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士邁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邁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跋濮王曾孫也靖康未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跋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呂拱劉亨相繼謀叛叔皎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紅結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詰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怒罵不屈遂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陝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遣以蠟丸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潛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吳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遂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幾金人犯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

都城失守乃止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統制杜彥與其麾下叛後軍楊世雄應之將犯永豐訓之與尉陳自仁簡兵分爲二一取間道遶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證訓之率數十輩拒戰厲聲罵賊與自仁俱被害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直祕閣列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爲立祠太后之發吉州也至太和衆皆潰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爲金人追騎所殺官其家一人是年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諲循城顧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厲而死將官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之左監門衛大將軍玠武經大夫皆官其家其後朱熹爲請立廟賜號忠節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若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眞定路分都監兼知比特河北第



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敗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牀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孀

黃友字龍友温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軍閔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諡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竊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爲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椹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

首李德壯之亟磨退一境貼然葵人圖像祀之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卽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籌略過人丞相何真從而薦之召對問友唇齒破裂狀爲之稱嘆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爲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虛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爲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旣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

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李董黑鋒洞曾墮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吾山出寶雞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若遁歸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尙有積粟恐金因人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輔奮首曰死犬斬卽斬吾頭豈汝摔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卽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賻金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有高子孺狄道人知蘭州龜谷若閩惟輔尙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爲熙河馬步軍第六將間行從惟輔爲金人所擒亦罵不絕口而死牛皓福州人爲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後軍中部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離曷與其熙河經略使慕洵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力戰死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相謂真健兒也後皓妾皆贈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錄其子

魏彥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圍十有三日城陷彥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犬輩使背吾君乎妻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官一子

劉士英宣和間爲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具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爲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爲八隅委官統率以鐘爲約令民間鐘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旣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粟力止純孝及城陷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議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溫衢二州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劇賊王伸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爲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羣盜莫德

韓清出沒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免會進爲拔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眾拒賊保伊川明年愬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與子暉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眾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眾皆披靡遂破之金人犯河陽鞏縣永安軍興遣子暉與博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眾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衛開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十餘人又遣子暉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俟敵至陽遁金眾果追玘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眾河北僞稱信王興遣將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

或云蔣偉爲內

應以兵徑犯中軍與番擊馬死

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藜藿食之激

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隴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祇候

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敘復女真歸故地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都統制劉延慶以進爲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河皆捷又與契丹大將遇于峯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犯京師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襄欲引兵而南進諫止之因分軍遣進持書而西時經略使范致虛已合五路軍馬次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進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遊騎往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人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之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澗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哀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進選精銳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多又戰于驢道墮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繼斬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在夾河戰乘勝入洛陽或曰彼砦尙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聚懷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

兵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興欲力除之會楊進遣數百騎絕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輦爲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吳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爲海鹽縣尉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爲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思後守漢陽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補官爲常州宜興巡檢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沒詔贈兩官官其家二人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而不可得兀朮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遏絕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獲千戶二繫累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

乃取道圩上金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磨其衆曰今日鬪死亦足稱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憐割之年二十二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乃殺之

李亘者字可大兗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尙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祕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江淮都督呂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閣門祇候俾持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憲脫歸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境上李橫復潁昌言于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眞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



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慕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續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曠霓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州與其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焉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吳挺言于朝並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李伸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郭僕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呂境僕任道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僕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丞令以鹽科邑民僕爭之不可郡守以僕丞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入邑境所至騷動僕檄逢周取所授文書逢周不與僕令尉譏察之逢周歸懇於徽宗詔逮僕赴開封府獄獄以狀聞乃使還任辟權咸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僕率民兵擊之得犯者斬以狎會金人大至力不敵其僚欲降之僕走南京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

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僕說郡守劉珏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復用建炎年號人皆避之通判金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僕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爲變邑官竄伏僕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從責僕僕大罵不絕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錄其後二人

郭贊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擔因乘間而逃獨贊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王迸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簿攝邑紹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迸度力不能禦懷印自投于井而死

吳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之廟祀揚奉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

司馬夢求敘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橫過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于馬頭岸制置使高

連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縊死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安福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走他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括吾不忍生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黃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禕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禕孫愛之以自隨夏竦辟充廣濟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真孫別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不出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煇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

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脫身南歸制置辟主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黃萬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使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躡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選楚材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撈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祕閣諡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晉卞氏可無褻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若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沒其身繼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燕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鎮江錄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麻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嘆嘖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游流數百里不時噴至人皆異之鄉人爲立祠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二

忠義八

高永年

鞠嗣復

宋族丁仲修項德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吉

祝公明

薛慶

孫輝

李靚楊照丁元

宋昌祚

李政

姜綬

劉宣

屈堅

王琦章永壽

鄭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逢

李熙靖趙俊

姚邦基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儁

宋嗣孟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連萬夫

謝臯

王大壽

薛良顯

唐敏求

王師道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為麟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為先鋒贍入邈川而宗哥拔永年以千騎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拔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室堡履少却永年領勁騎斷羌為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谷又戰于乾溝單馬援矛刺羌酋彭雞厮萬眾之中

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自乾溝逼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靈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關王克安川堡遂至湟卽知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北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撰選鋒突陣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請闕作元符隴右錄不以棄隍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鞬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欽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尙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祕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



宋旗宇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放遺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幹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温州人方臘黨愈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襄迎戰數十合襄死之仲修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修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鷄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壽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彥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

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督其進且檄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還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餼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爲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悞軍期削籍竄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糶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州道州糶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石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仆巨木橫累以守孝序夜遺驍銳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

進賢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眾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學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訔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祿大夫謚威愍子訔承議郎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爲鄭州司錄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祕閣通判州事建炎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議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馮瓘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劍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孟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薛慶起羣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雋敢鬪能以少擊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估分畀民之力田者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監軍昌來見兀朮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呂元闔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慶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卻城破竟死于敕書樓

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咕嗶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虜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譁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舟二百人皆鬪死詔並贈承信郎錄其後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二年兀朮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率晝夜備禦不少怠闕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朮左臂兀朮大怒飛砲兩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倖唐璟歷陽令蹇譽司戶徐泚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譙樓上磔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砦推鄉豪爲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霜爲和州鎮撫使昌祚璟譽旒元通各贈官錄其子弟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

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姜綬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緘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劉宣爲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遺蠟書密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擘之其家屬配曹州

屈堅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爲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王琦爲弓門砦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勝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

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迫及與其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卽賞死覃號泣指所瘞黃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擎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覃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刼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守順昌復宿麾下城父永城臨渙蘄縣朱家村遷武略大夫戰淮壩有功授右武才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之定林與戰卻之生得女直鶻殺虎初金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巖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阜帥馬軍引避

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人卽其若立廟旣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諡於是賜諡忠毅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澗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劍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僞齊經略司李諤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字董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巖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僞意堅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詰玘



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舉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燕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初翟興旣死朝廷命其子琮襲至是琮言于朝真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並聽神武後軍統制玘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卽位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海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

光州賜額閔忠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卽其砦立廟賜額忠節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贊亦死之贈承宣使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臥不起夜旣半同僚彊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汙我我其可矣遂發疾而卒

李熙靖晉陵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勸權直學士院世勸亦稱疾堅臥不起熙靖卒後並贈延康

殿學士

趙俊守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彊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贈承直郎

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尙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汗僞命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苦風痺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教授陰暉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

孺之華陰縣不屈而死有李嘉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嘉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棗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淆澗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祕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頽圯兵不滿千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

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眾環脅之唐老怒罵方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時安撫司權宜  
鄒凝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凝之裔孫也

王儁以通判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盜賊方既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郭儁不  
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法司潘偶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儁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  
一人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戶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黃遣招安無敢往  
者奇嗣孟狀貌有膽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遜直詣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  
自擇所處方以逆己殺之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尙書郎宣和四年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  
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  
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  
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  
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

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羣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爲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人郡人爲晏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盜楊勅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年羣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盜詹鐵叉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害廟食里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斮而食之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追之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爲閭者折其陣中認旗衆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爲賊所得邑士謝瀄以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

與民商榷酒手稅費十人九屈亦初執財井殺之事聞彥卿民彥並贈龍圖閣直學士其家各三人鴻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帥湖南請爲彥卿民彥立廟以溫侑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謀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搥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耆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羣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岩賊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

官其家一人

謝臯者開封人爲鎮撫使統制官李成陷號州欲降之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薛良顯字貴勤溫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大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恤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王師道字居中兗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栗傳若巡檢紹興中與盜戰于吳村每身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二子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栗傳若巡檢靖康初詔起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士卒不繼爲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輝含血大罵遂死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人立廟羅陂陳霖者字傳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瑞金尉盜起江閩霖迎敵力戰盜繫之以去不

屈遇害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列傳

十一



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三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黃文 呂文信 鍾季玉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 立趙文義 楊壽孫 侯 昂 王孝忠 高應松張山翁 黃 甲 陳 卒

蕭雷龍 宋應龍褚一正 鄒 瀾劉子俊 劉洙 孫卓 彭震 龍蕭 燾 夫 陳繼 周 陳龍 復 張鏗 張雲 張汴 呂武 鞏 信 蕭明 哲 杜 濟 林 琦 蕭資 恣 鏊 金 應

何 時陳子敬 劉士昭王士敏 趙孟松 趙孟壘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

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

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滌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盩

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

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

見係繫它僚屬至者時賞輒磨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尙書咸淳中進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邵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希洎內嫻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豐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矣子薦閱受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闕獄戶裂吏撲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靜著聞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爲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暨遣子薦提犒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爲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爲竟死之有黃文政者准人戍蜀軍潰間道走靜江馬暨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

舌以次剛則之文政舍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使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閣職與兩子承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河湖若巡檢張興宗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爲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會有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能辦請于朝和糴得減三之一還提舉常平未幾改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強起之郡大胥以賄敗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簡表俄以祕書丞召還遣前使構譏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者温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課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塵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廟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階一个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授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戍歸與北兵遇力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楊壽孫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參佐忠勝軍端平中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夕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侯昌字道子温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

泗水臨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朝卽海州賜廟旌忠諡曰節毅仍立廟其鄉高所著  
有霜厓集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叛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  
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爲國子監丞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  
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張山翁字君達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  
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旣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  
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辯明丞相江  
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爲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  
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怒俄而吏  
民數百人集于庭彊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衆捧蹴詬叱曰爲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爲不聞

令無如之何中有惠愛在民至暮眾昇入寘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奎字肇芳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補沐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參軍父喪免改荆閩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胸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奎繇海道歸杭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奎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率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奎聞於朝就攝郡事益王卽位奎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烟山中自到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弟年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



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爲諮議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圃中是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沒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破亦死之

鄒瀛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盩厔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瀛脫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執瀛自殺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瀛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吹第其名附見左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請府討事禱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抗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興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瀛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眞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及起兵辟補宣  
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爲督  
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  
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圖機晝夜應酬疊疊不倦云

孫棗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棗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  
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棗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爲叛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蕩喜事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  
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爲  
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爲詩有豪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  
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盜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幹官  
藤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知衛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

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卽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爲具言閩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爲方略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爲父兄進止疾徐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淪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賢明猶戰渴赴水死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潛兄弟門出入荆閩歷年明習韜略潛兄弟旣失廢斥者十餘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爲祕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爲空坑兵敗爲亂兵所殺處置使鄒鳳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借脫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爲多天祥開府南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卽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爲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疆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鞏信安豐軍人爲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

祥信官至圍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格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濟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濟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闢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濟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濟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鐵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卽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温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濟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濟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濟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藉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

機官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辭及潮州移屯琦俱被執至惠州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閩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死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爲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尋入江西轉運使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塚爲肉身阜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鎮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

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敏者贛州人以贊雄鄉里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闢汀州子敏募集民兵屯阜口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敏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皆連結山砦不降大軍以重兵襲其砦皆潰子敏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合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爲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松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松詰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旣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厲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剗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寶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闔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壤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鬱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懔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再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



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以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謗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耶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噴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讖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區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尙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徹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爲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

之廷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爲三巨軸廡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行在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書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書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旣刻之豐城范應鈴爲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騫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爲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誅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番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息娼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

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與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卽繳申尙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藥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偃寐禁闈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灑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

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至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卽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諷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翽謝克家乃先奏翽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覲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違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感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遷都之詔至今變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翽黃哲輩諸羣小以

學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問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違竄其壘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據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卽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

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旣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責以龍圖猶未盡褻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稿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治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尙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兌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沒兌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都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事狀達尙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辭皆出吏手兌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尙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待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薦庭瑞薦召除

精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  
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  
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寔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  
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  
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  
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  
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  
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  
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  
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  
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警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  
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  
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

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淺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取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



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

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祀泰所在詔雪其寃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柎爲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右丞相登進善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厯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掇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蘅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傲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

假幾月警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  
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  
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  
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  
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  
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  
侍從佞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大人皆編置以宏中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驛上書救之不  
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  
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曠故相端禮子  
與之相得甚懽佞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褫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嶮與汪遠趙  
彥橢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早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  
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闈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  
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

本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關關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佞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倬某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墜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曾道之貢子爲郎富宮之庸驚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鈴而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  
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  
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達人乎比年  
軍皆掎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敗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  
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達人相從於血  
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欺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  
楚始擊蕞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  
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  
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曠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  
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  
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

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違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佞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圖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迂守李大異復寘獄佞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剗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卽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贖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尙不可殺況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我爲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賊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

其意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者官實之未甲策諸播行者士爭誦之彌遠忽論府尹使逆放  
主人譏其出入將實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卽位應詔上封事四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  
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  
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  
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  
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  
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汗辱也盍亦求明是心  
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  
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  
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  
體爲上者嗜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  
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

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僭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措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靈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今其書尙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論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晝朝奏出若水通判靈國府退朝召閣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有



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廳下會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眞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纘眞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曾下令生致眞寶至則抗詞無撓曾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駙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嘗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嘗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迺

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陳東傳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

臣蒲封

按揮塵錄葉夢得進對聖訓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

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于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東等皆贈官及子弟恩澤優恤其家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五

孝義

李 璘顯德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王翰 羅居通費德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沈正 許 祚李琳 胡仲堯仲容 陳 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 琮畢贊 顧 忻李瓊 朱 泰 成 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 斌 樊景温梁恕 祁 暉 何保之 李 玘 侯 義 王光濟李祚

江 白 襄承詢孫濟 常真子晏玉 杜 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 訪 朱壽昌 侯 可 申積中 郝 戴 支 漸 鄧宗古

沈 宣 蘇慶文臺亨 仰 忻 趙伯深 彭 瑜 毛 洵李壽 楊 慶

陳 宗 郭 義 申世寧 荀與齡 王 珠 顏 詡 張伯威

蔡 定 鄭 綺鮑宗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慶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祇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京兆鄆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隣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殺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

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瓞異蔓同實州以開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雙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備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砮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掠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惟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轅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卽以得一應詔

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通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鬪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卽號呼禭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具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鄧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陳侃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筵節賜進士出身俛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



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瀘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筵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爲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褒江州司戶褒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日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

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就卽鴻之弟澹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就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就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澹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閭門之內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達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贊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爲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贊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

淮縣乾德未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從槨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

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麪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過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糝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鬻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鹽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鹽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

臥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東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筭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諱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僭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同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是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旣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

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人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鳥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惟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玘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備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遷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潛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

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藿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四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襄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孿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潞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翟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闡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寶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闔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

再加旌表真妻病子爨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  
又有齊州王淦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  
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  
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  
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遠墮號而後去既葬遂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  
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  
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衍  
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膺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  
者凡四十餘又出俸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會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  
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尙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

### 誼墓考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



妻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厯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厯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厯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遣以酒餼狀其事以聞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異陔守將作監主簿異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

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隕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異妾也異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覺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旣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禱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身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釀金贖行北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徭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積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劾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卽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爲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鄜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頌爲友頌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頌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頌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頌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匱具一日自遠歸家以書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  
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  
樞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  
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  
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  
進嗣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巨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  
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  
怡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家人  
有助之者使實土冢上去則隨撒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  
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尙庶幾以恩得贈今則  
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

以孝著聞忠信自將簾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雉白鳥日集于廬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觀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襲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亭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亭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教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佃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佃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尙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佃亦隔絕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佃卒伯深訪尋其母三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秦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遇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鋪荷土以爲墳手灑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帶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過盜奪之不

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覓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鄙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異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愆曰韓退之作鄙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尙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兪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尙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

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柩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匪桀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卽愈知大安軍羅植卽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

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者年以非辜墮圈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



懇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  
定坐視父纏徽纏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備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懇父老而刑定之生其  
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  
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  
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卹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  
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迂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  
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  
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  
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  
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巖樹  
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宋史卷四十五十六

宋史卷四十五十六